

万庐论丛卷一

因为书法

吴振锋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因为书法/吴振锋 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6

ISBN 7-80680-421-8

I.因… II.吴… III.汉字-书法-艺术评论-
中国-文集 IV.J292.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1125 号

因为书法

著 者 吴振锋
责任编辑 韩霁虹 赵波
装帧构成 建森工作室
平面设计 豆豆

出 版 太白文艺出版社
地址: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社长兼总编 李丽玮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省印刷技工学校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8
插 页 2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书 号 ISBN 7-80680-421-8/I·292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 可寄印厂质量科对换

邮编:710077

序

李建森

“叩问心灵，叩拜艺术”是我给吴振锋先生的行状所设定的前饰，我毫不犹豫地这样的前饰敬冠给他，是因为我在他的笔墨和文字中感受到了这样的气局。在这气局的罩笼下，吴振锋在书法一阕，虔诚恒久地专此，且卓然成家。在新时期中国书法文化的坐标里，吴振锋先生作为书法家、书法理论家是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个在意义的。

作为周俊杰先生的学生，作为新世纪以来中国书坛创作和理论“双栖”的代表人物，他的意义在于：吴振锋是一个由创作而理论的“双栖”人物。在他的表达语境里，创作和理论既是缺一不可的，又是合而为一的。这两种表达境遇使他能“双向”的梳理中互补、共谋起来。创作能为理论提供感性的、具体的、形象的比对；而理论又能为创作提供理性的、宏观的、抽象的观照，这种比对和观照同时沉潜于同一个生命个体里，就会释放出更为强劲的能量。吴振锋在创作和理论的两个表达境遇里不但能实现自己的表达诉求，而且能“打通”二者，并形成新的表达集群。对他来讲，这是一种“双峰并峙”的个人在场。如果剥离吴振锋的理论家身份，他的书法个人“语言”是相当鲜明的，且具有丰赡的含括。他的隶书、章草以及其他诸体都能溯源古法，既有精到的技术确认，又有丰富的内蕴拓殖。创作上的独造使个人风裁日渐鲜明，这是他的书艺成就的重要标志。尤其是他在隶书上的探求，更能代表他个人“语言”的标高。他没有在理论家桂冠的荫蔽下，偏废创作，而是走着更为宏阔和高远的路子。也正因为有如此好的路子，使他的理论是站在文化背景、书法传统、心灵境养、人格修为等综合统筹中得以展开。他的文字里少有玄学和西学的机械夹杂，而是在宏远精微的学理体认里，寻求生命和心灵的真切领受，所发见的意义既能深入浅出，而又高屋建瓴。他的理论主题既能切中“传统与创新”“新古典主义”“流行书风”“叩问心灵”“新时期书法群众运动”等重大的书学命题，又能在具体的例证中接近古今书法个案的核质。他的思辨总能切中命题的要害，褒贬并蓄，发论有锋芒，立论能服众。根脉

所系,是书学的大宗和正宗。他的书法理论文本,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性见证,这种见证随着时间的流变,意义将会更加深远。

我和吴振铎的结缘也是因为书法。毫不矫情地说,他是我的老师,这绝不是出于人情礼仪层面的虚饰,在早先未识其人,还只能在他的文字里与他交游的时候,我就确立了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界定。那时候,他还在秦岭深处的一所国企学校里教授英语。我们大约前后脚到了西安漂居,在这种居无定所的租居的日子里,我们相识于甘肃庆阳书法在西安的展览会上。此后,我们有过许多次心灵的快谈。他的话里总敛藏着对于书法的执著和虔敬,而绝不就书法论书法,题域包含万象。这种快谈大大使我拓了视界,长了识见。因为我们都是挚爱艺术,由小地方而大地方谋求发展,我们之间自有许多感同身受的东西。在生活和艺术的不同层面,我都尊他是我的老师。他以山里人的情状,谋活于长安,并日渐成为“书法话语”的中心人物,我庆幸能与他识、与他交。他的面相和艺术有着厚朴的况味,这是书如其人、学如其人的重要表征之所在。就我个人的成长而言,我应该永远向他致以真诚的鸣谢。

因为受难和受活于书法,在吴振铎的生命历劫和精神历险里,他丢弃了许多常人来讲更该看重的东西,但他对书法的宗教般的执礼,使他的身心永是在平静中得以淡定。无论在创作的层面,还是在理论的层面,吴振铎都显见出当下和历史的高度。

因为书法,所有和书法有关联的事象和人物都集结于一个庞大的群落里。因为书法的结缘,一些人走得更近,甚至没有了距离。我们庆幸,因为书法结缘的人们,能以书法为纽绳,把心灵、情感、艺术、生命串联、并联在一起,共同探询、探寻学术和艺术的真相。这是吴振铎先生的《因为书法》的要义所在,全书以个人为结缘的中心,由此展开自己对诸多个体生命、个体心灵、个体精神、个体艺术的描述和观照,这样的文本读来鲜活,充满着生命的沧桑感和艺术、学术的

通透感,让我们能逼近、进入那些个体的灵魂,还原出一种文化生态。这些个体组织在一起,形成了时代的断片,是真正的原状,有着个体的“真我”在场,这些“真我”因为集体的趋同,而形成艺术概貌的整体见证。吴振锋正是从这些鲜活的个案着笔,把一些沉重的思辨,散落于飘逸、空灵的个体言说里。他试图让自己的言说更能干预现实和逼近心灵,更能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尽管在个别的个案探究里,一些言语亦有溢美之嫌,但仍不失客观,保持着相对庄严的学术底线。

这部《因为书法》是因为他与书法的结缘和他对师友们的惜缘而形诸文字的,这些文字多是从书家的生命、艺术的本源着力,还原出他们或她们各自的生命段落或局部,但却有着个体的艺术史和心灵史的复性同构,有着血脉的波动和体温的标痕。虽少有宏大的历史语境的铺陈,却给我们以具体的、细节的勾勒,是关乎生命的另一种意义的诗化和史话。

这部著述即将刊行,吴振锋先生嘱我这样的后学为序,岂敢!但他执意抬爱和错爱,我只得从命。读罢大作,记下如上读感,也请读者诸君赐教。

目 录

石鲁花鸟画生命意蕴索绎	1
怀傅周海先生	3
回忆杨运昌先生	8
读梅遐思	11
剪花娘子——库淑兰	17
用心灵去恭敬艺术	
——《张范九书法集》序	20
默翁俨如一尊佛	
——陈老少默先生其人其书	23
我说魏杰	28
魏杰的“智慧资本”	30
年节的精神大餐	
——读《当代青年篆刻家精选集·魏杰卷》后	32
品味黄君	35
与高衲谈禅	
——读黄君《东方思维与中国书法》	37
《老铁墨韵》序	41
清夜之钟 抱道之儒	
——当代书法文化情景中的钟明善先生	43
书写的魅力	
——读张旭光近作札记	54
我所理解的沃兴华	
——读沃兴华《我的艺术追求》有感	58

我的同州四大弟子	62
游艺栖心	
——谈刘建社艺术追求	70
神圣的渴望与期待	
——王定成的书法追求	72
与赵熊先生有关书法的一次对话	75
沈鹏先生书法艺术思想之一脉	78
与沈鹏先生的一次书信往来	88
接近神圣 礼遇崇高	
——梁新云的书法状态	91
《何伯群书法艺术》序	94
纸上的弦音	
——介绍《茹桂书自作诗〈长安好〉》	96
于曙光的艺术人生	99
书坛的这枚“老果子”	102
追寻诗意	
——感受王家新的艺术世界	105
兰雨印象	108
话老铁	110
宁强的文化名片	114
张海的意义	118
《丁文德书法艺术》序	122
是真佛但说家常	
——我所认识的张荣庆先生	125
“此在”的“言说”	
——贾平凹书法的当代意义	128
另一种高贵	
——有关青年书法篆刻家张鉴宇的札记	135
用作品发言	
——王改民书法行述	138
王改民书法行状	141
一封关于“智性书写”的通信	142
薛养贤三题“万庐”	145
《史星文书法集》序	147

我喜欢史星文的状态 149
有关白云腾书法的文化解读 152
涛来万马 云静一龙
——读周俊杰先生书法近作札记 155
游心万仞 吞吐大荒
——周俊杰先生书法艺术浅议 157
周俊杰:现在完成进行时 160
文化精神的高蹈
——杨晓阳学术思想评述 163
冬天里的春
——张红春书法行述 169
《贺祯厚书法集》序 173
欣赏贾永民 176
心灵仪式与文化行旅
——读《遼高亮书法作品集》随想 178
品读宋震 183
郑墨泉这匹“黑马” 186
墨泉的肖形马及其他 188
过程中的张永红 192
思考未来:陕西书坛如何面对 21 世纪
——读倪文东《20 世纪陕西书法简史》有感 194
感受马河声 199
想念阿翔 201
好古书家郑玄真 203
我说文石 204
翰墨行舟 任性逍遥
——《王行舟书法集》序 207
王松:一朵无心出岫的云 210
读张希荣和他的画 213
初识画家毛浓丹 217
廖兄勤建先生 220
叶炳喜的书法世界 222
守望那一块“麦田”
——写在《崔宝堂书法选集》出版之际 226

李成海的三点启示	229
王永坡的书法	231
书法魅力与思想重量	
——张保庆先生的书法状态析述	232
少岩老弟	235
跋少岩刻“与华相宜”砖印文	237
刘思凯印象	238
王为国的“舍”与“得”	240
致健甫	242
怀昱的书法	245
跋卫俊秀书法	247
心灵的对接 精神的消享	
——看李杰民先生写字	248
认识刘星	250
书即我心 我心即佛	
——书法家陈恩新素描	252
郑万民其人其书	254
再一种忠诚	
——萧逢民的书法道路	256
Man:画该咋画	260
书札五帧	263
自标灵采说昌林	271

后记

思想该有多重	274
--------	-----

石鲁花鸟画生命意蕴索绎

贾平凹先生说,真正的艺术作品,文学的、绘画的、音乐的,它都有着写作者的秘结,只是秘结无人知晓。其实,这种所谓的“秘结”,往往是与艺术主体的心路历程、艺术追求和审美向度有着本然深刻联系的。索绎和破解这种生命“密码”,有意思,也颇有趣。试以石鲁之花鸟画为例,简略述之——

石鲁(1919—1982),原名冯亚珩,四川人。因慕清代画家石涛和鲁迅而改名。1940年投奔延安,从事革命文艺。新中国成立后主持陕西美协工作。“文革”中历经磨难,几度痴狂。然能于生命横逆之中,恒持赤子之心,在所事人物、花鸟、山水画方面以超迈古今的大胆探索,彪炳于世,成为一代大师,享有“中国凡·高”之誉。众所周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石鲁以特立独行的艺术语言,表达了一个革命者在“宏大历史叙事”中的文化情怀。其代表作如《转战陕北》《东方欲晓》《东渡》等。这些作品在以自然风物为主要载体的形式表现中,将中国西部荒凉峻拔宏阔高迈的客观物象转换为一种沉雄、旷达、野逸、浑厚的审美追求,遂以其雄浑刚健、阳刚豪迈的格局与范式而成为那一时代主旋律的“文化样相”,从而,刮起了中国绘画史上“长安画派”的强劲之风,与当时的海派、金陵派、岭南派诸流派形成了显著的文化分野。而在艺术思想上,石鲁一反古论之“以形写神”说,提出“以神造形”说,予“神”这一传统绘画上的形而上观念以现代辩证的再阐释,并以大胆的笔墨探索而赋予这一文化理念以当代意义。如今,尘埃落定,若置诸艺术史以考察则更显出其“东方当代主义”的前瞻性。

然而,以现实言之,“文革”罹难无情地裂碎了画家的精神春梦,却赠予了他重构生命意义的历史契机。在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石鲁将上一年代的表现题材收缩在一个较为中性的表现意域之内,如他反复着墨的华山、荷花、三花等。中国古代自孔子始便强调艺术功能上的认识、教育与审美娱乐的统一。《论语》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可事父,远可事君;多识于鸟兽花木之名。”广而言之,中国之花鸟画,虽不能像诗那样具有“识”“观”的教



石鲁 国画

石鲁(1919—1982),原名冯亚珩,四川省仁寿县人。曾任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陕西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代表作《东方欲晓》《转战陕北》等。

育功能,“事父”“事君”的伦理功能,以及“群居相切磋”的功能,但它的根本性却在于审美、娱乐乃至心理治疗的功能,有托物寄志的功能。石鲁之《华山图》等,笔势奇崛,浑然豪壮,无疑是其百折不挠的精神流照。而荷花的高洁、兰花的素雅、牡丹的富丽、青竹的茁壮、黄菊的凌寒不折,则从不同侧面状写了画家冰清玉洁的人格魅力。艺术家以特有的组织结构完全按照主体生命的本然节律和精神秩序在完成着生命意绪的追述。古时韩愈有“不平则鸣”的说法。“不平”,就是心理能量的过度郁积而造成的精神紧张,心态不平衡。“鸣”,则是要加以畅发、抒泄从而缓解和释放精神能量。石鲁此际的创作中明显的“主体凸现化”倾向,正是他在历经了生命与艺术双重涅槃后的一次重新沉淀、整合与升华。正如厨川白村所说:“使生命的根底发出来的个性力量,如间歇泉的喷出,被不可抑止的内部生命的力所逼迫,作自由自在的表现,是艺术家的创作。”看石鲁1973年所作之《春芽》《红竹万竿》,我们更不难管测到先生心灵深处的生命“秘结”,这种对自然生命的讴歌,

无疑是对人的生命意义所作的“形上”之思,是真正的从“生命的根底发出来的个性力量”。石鲁在《学画录》中亦说,画之形象必可视、可想,方可谓艺术之诗意形象,可视以通真,可想以通情。因此,是否可以这样认为,石鲁后期的花鸟与山水是在另一个侧面完整着一个大师石鲁呢?

至于这一阶段的绘画语言,石鲁在《学画录》中则有这样的表白:“余观虚谷画梅,作直交格形,何也?盖取其刚直、坚贞、方正之性为笔意也,摄其雪压冰封之态为管理也,借其裂痕方格交叉之故为笔法也,达其气韵生动之美为笔趣也。故识笔墨当为画之主、客交织之生命线。”若将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荷花与作于1957年的《睡莲》作以比较,则不难看出先生对虚谷的颖悟与创造性发挥。从清丽虚和而走向老笔纷披,这种笔情墨致的转换是与其生命律动同频共振的,若再参读其时之菊花、幽兰以及人物画中金石崩裂式的“石鲁标志”,则更见其在艺术思想上的卓犖不群以及艺术实践中的远见卓识和探索精神。

值此纪念石鲁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特作小文以为纪念。

2002年春

怀傅周海先生



傅周海先生在金城讲学

傅周海先生离我们远去已七个年头了。七年里,那一份对先生的崇敬与缅怀,那一种对一位杰出艺术家和良师的痛惜与哀婉,始终郁结心头,拥堵着无以排解。这深埋的伤痛,外人哪知耶?我曾多次想用这支拙笔写下这种心情,记下曾经的故事,但一次次又都放下,因为我仍无法穿越那一道心结。我试图让岁月的沉淀,使这份尘封的情感更加清晰明亮起来,然而,也太漫长了,七年啊!

苍天不悯。傅先生是1998年10月15日在陕西渭南去世的。那一次,他到华山来,是我受命去咸阳机场接站的。返回华山的一路中,他给我讲了许多,话题都围绕着书法。有他对时下书坛发展的个人判断和看法,也有对一个还在山里苦苦挣扎的青年书家的鞭策与期许,真知灼见,语重心长,真诚恳切,绝没有时下某些名家的扎势摆谱和虚与委蛇。至今,每当念起,总有一股暖流涌上心田。在华山的几天活动过后,我们分手了,我得回我的大山里去。记得那天,我几次和他握别,他又几次召回我,千叮咛,万嘱咐,其情依依,不忍让我离去。我是个重情感的人,及至回到山中,一夜未眠。孰料,次日中午接到友人电话,先生却在渭南访友期间突发脑溢血而溘然长辞。昨日的握别,一夜间竟成永诀!我恨我一个小小的中学教师,无力为先生做一件足以慰藉灵魂的事情,只是凭我的一个

腔赤诚,克服令人难以置信的困难连夜赶往渭南,并草拟了一副挽联敬献于先生灵前,以寄哀思:“神伤何之跨鹤西山归上界;痛惜斯艺啼鹃清夜悼先生。”作为陕西的一名后学,我一向仰重傅先生。傅先生英年早逝,我知道这是当代中国书画界的重大损失,更是家人与晚辈后学的大不幸。返回金堆城后,我一直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后悔我因对先生身体状况的不甚了了而替人冒昧地邀请了先生前来参加那次“华山杯”评选活动,尽管从道理上说这人生的无常并没有我的过错,但从情感上我至今仍无法原谅我自己。当然,我为我的过错也付出了无法挽回的代价,包括来自方方面面的埋怨、恼怒、指责,甚至于心身的损失。我知道,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一切,再无以报答傅先生于我的知遇之恩。那以后,我开始失眠,开始头痛。我知道,按我的乡俗,这一切都是先生的“问候”,我相信先生在天之灵一定是对我的表现不能满意。我不能再垮下去,我决意用对书法艺术的真诚来寄托对先生的哀思。而且,我的心迹也一定要说与先生。一个月后,在那一个山风冷森的深秋之夜,大山里的一个十字路口上,我燃起一堆纸钱,双膝跪地呼唤着先生,请求他的原谅,也呼唤先生的保佑,更敞开心扉地讲我的心事。当我双手合十,为他作揖时,我看到一股旋风揭起纸尘扶摇天空。静静的大山里,留下的只有我的喃喃,当然,还有悬在东山上的那一弯细月。

七年里,我一直在追忆着与这位以书画为时人所重,以人品高尚、奖掖后学为我辈楷范的先生。认识他,和他有过一段交往,是我人生的缘分,也是我从艺路上值得珍贵的记忆。那是1995年国庆节的时候,我所在的金堆城铝业公司组织了一个职工书画展览赴南昌展出。开幕式那天,我们请了包括傅先生在內的南昌书画界的许多朋友。傅先生一向怕热闹,他避开隆重的开幕式来到展厅观看我们的展览。在展厅,也许因了我们彼此的神交,他认出了我,我也认出了他。我们相约次日去看望他。10月2日晚,我们一行七八人来到傅先生处拜访他。当我走进他的书房,我至今都说不清几个月前我梦中的情景竟呈现在眼前的原因。书架上那一排深蓝色精装的《中国美术全集》,顶端那块嵌在雕花底座上的巴林鸡血石原料,那张几案,以及盘腿坐在小方凳上衣装楚楚仪表堂堂有着道骨仙风的先生,一切都那么熟悉,那么亲和。我并不迷信,但我那一刻的确震惊这奇妙的重合与相遇。我们很激动。我们听他讲了许多。我们也看了他许多字画,包括他的一些写生山水。然后,他给每人写了一张字。我当时求学心切,很冒失地索到一张先生在毛边纸上临写的王羲之信札。这张骨力劲健、用笔精到、形神俱佳的临作,这张没有先生署名却极有收藏价值的大作,现在就在我的手边。可以说,是它,改变了我的书写习惯,也在某种程度上改造了我的艺术风格,同样,也影响了我的艺术观。在这以前,我遍临古帖而不得法,尽管入过国展,却被世风所惑而书艺难进,正陷入徘徊彷徨的苦痛之中。听先生一夜长谈,犹如醍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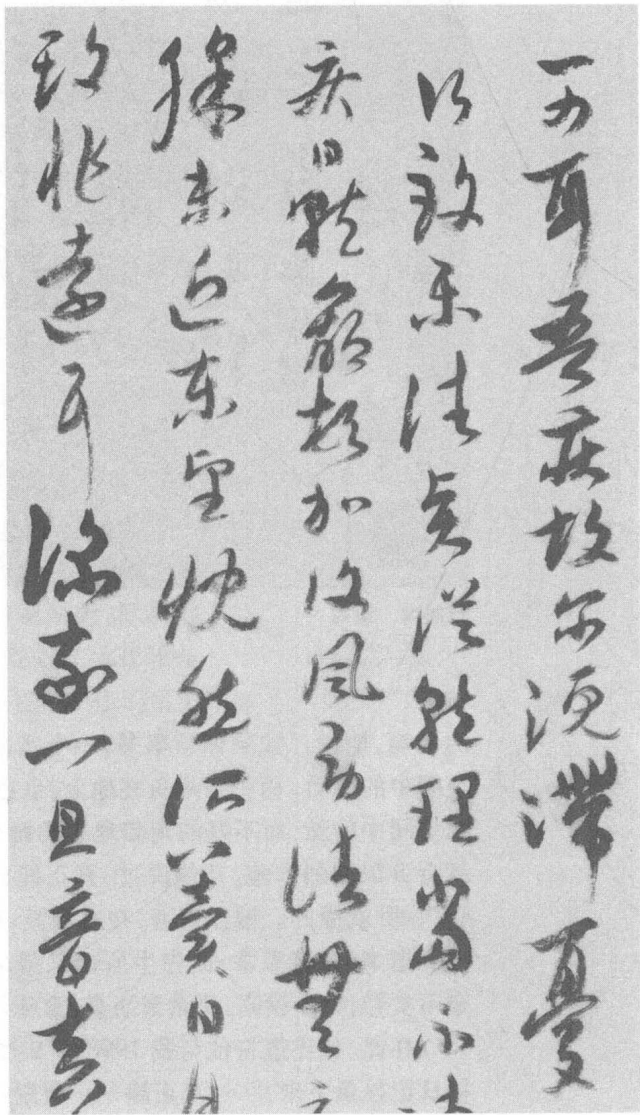
灌顶，顿时神志清醒，兴奋不已。是年夏，傅先生应邀赴金堆城讲学，我又在秦岭的大山里，亲聆先生教诲，亲见先生示范，并陪先生登上西岳华山，看华山之云起云落，听西岳之豪雨倾盆，伴随着松涛声声如万马齐奔。那松涛与笑语的和鸣，至今仍在耳。那白云与佛声的缠绵，至今仍在心头集结。先生纯洁的艺术风范一如太华顶上的高天流云，一直流淌在我的血脉里，成为我生命中的有机部分，而绝不仅仅只是记忆。

那一次金堆讲学，我集中用了暑假的几天时间整理了先生的录音稿寄给他的，后来被收入黄君主编的《傅周海论艺笔记》中。每读这篇讲稿，我都有新的收获。在此，我愿意摘录数语，以飨同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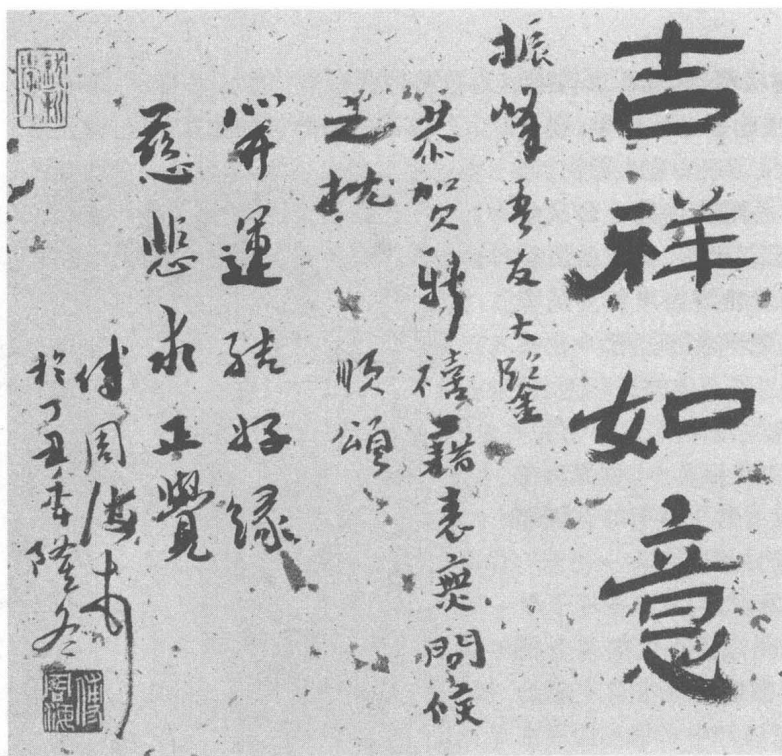
“书画是要经过长期修炼的，像修佛道一样。中国文化是慢慢地让你品，像喝茶，而不是咖啡，也不是可口可乐，一下子给你一个刺激。”——这是对中国文化深悟之后的心得，况且这正是书法界全国“好色”的时期。

“技法是主要的，但不是重要的。比如，一个人要登楼，要有登楼的梯子。没有梯子上不了楼。楼梯不牢，要断掉，把人摔死了。但一个人一辈子不能老是加固，做楼梯而忘记了登楼。目的是上楼，做楼梯只是手段。”——这是有关技术与艺术关系的最平实朴素的阐释，可惜，如今大多数书家愈不懂了。

关于书法的线条，他有一个生动



傅周海 临王羲之手札(局部)



傅周海 隶书

的比喻，他说：“如果你写草书，一个水桶装满了水，装有一条鳙鱼，它在水中是空间中的运动。而一条鳙鱼在地上，也在动，它在平面上动。所以，好的草书是三维空间中的动，而不好的则如地上的鳙鱼，是二维空间的动，读张旭《古诗四帖》就会有深刻的体验。”他说过，真正能成佛的是最平常的，心即是佛，是一摸就到，一听就懂的。诚如所言，在金堆城，他所讲的大到艺术观念，小到笔墨技法，娓娓道来，如叙家常，而先生所论又都是艺术中至关重要的，却那么平易浅近，毫不卖弄，如今读来，仍余音袅袅，意味深长。

在此，我还想将他与我1998年9月9日夜间电话中给我谈的几个问题，根据日记抄录下来：“一、走正路——要耐住寂寞。理论与实践同行。实践，主要是书法线条的锤炼；二、‘形式主义’是短命的。某些人要抽掉中国书法文化的灵魂，没有前途；三、‘形式’，也就是书法形质上的追求。只是骨框，没有血肉，没有魂魄，便没有生命。书法是人心灵的外化，是生命的外在形式。书法的高下，重要的是表达生命的质感即人的修养作为；四、生命的艰难于艺术不无好处。如果你过得太过安逸，也许也就完了。历史上的大艺术家都是耐得寂寞与清贫的。清贫有时反而是成就一个艺术人才的必由之路，因为，人在苦难中会有更多的思考，

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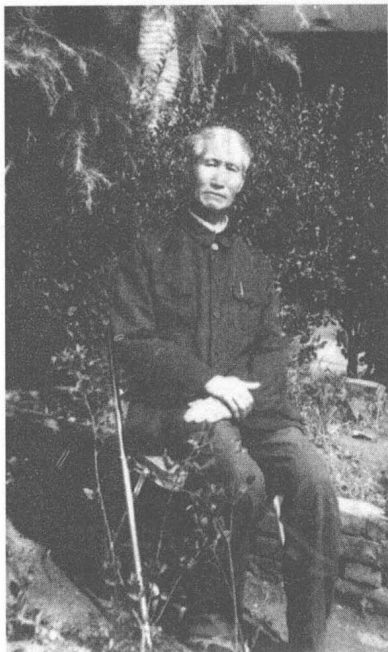
关注书法的人都知道，傅先生师从马一浮和陆俨少。马一浮是一代大儒，学贯中西，与先生有世交。先生幼时得其亲炙，不可谓造化不大。后又在浙江美院求学时师从陆俨少学画学书，更是艺坛一段佳话。时人多看傅先生字如乃师，是有道理的。从气脉上看，傅与陆，都尚平淡自然，外柔内刚，线条朴厚，笔法多变，但两相较之，在点画、结字、行气上二者又有诸多不同。陆书老迈，笔墨精妙，从容不迫，炉火纯青似深山老道；而傅书则熟中见生，腾挪互让，点、线、面随心所欲地铺陈更像一位武林高手。前者，使艺术臻达辉煌而后魂归道山，而后者则在登攀高峰的途中，赍志而没。然而，这种比较也许是残酷的。但让人感到最残酷的是在傅周海去世的这几年中人们的失忆，一种集体的失忆。我不知道，难道在书法界，人一走，茶就该凉么？

这是丙戌春节万家灯火，欢天喜地的日子。而我只有在我的万庐里，点燃起我的一炷心香，遥望南天，默默地写下这篇小文，聊寄哀思。我想，艺术家通过艺术而使生命得以延续，傅周海先生必是活于中国人的文化记忆里的。阿弥陀佛！

2006年元月31日于长安万庐

傅周海（1938—1998），浙江萧山人。生前系江西省书协副主席，工艺美术大师。

回忆杨运昌先生



杨运昌先生

乡贤杨运昌先生，字林兴(1918—2001)，是我的家乡——古洛州闻名遐迩的画家。先生仙逝已越五载，每当回忆起先生的音容笑貌、人品修为以及与我相交之点点滴滴，总让人在哀痛之余生出许多遐思。

我是生长在大山里的孩子。小时候，我放牛在高高的山顶上，常头顶着蓝天白云，身披着万丈阳光，而身下半山腰有时会突起云潮，电闪雷鸣，豪雨如注。大雨滂沱之下的那个小村子才是我的家。如今，城里人听这种描述往往以为我在“作秀”，其实，这种“诗意”却是今天才感受到的，它所蕴涵的生命苦涩也只有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得到。在这里说这些话，就是想从内心里感谢一个影响了我的人，那人便是杨运昌先生。

20世纪60年代初，杨先生正值盛年。他到我们那个小村里搞人口普查。那时我六七岁吧。当时我在村里是有名的早慧的孩子，“乖乖娃”是谁都“稀罕”着的。杨先生也不例外，他很喜欢我。我现在能记得的是，他为我家的中堂上画了《古松老鹰图》。那画面上的古松，苍雄劲健，铁骨铮铮，宛如虬龙的枝干上，蹲着一只待飞的雄鹰。因为这画挂了许多年，所以在我成人的时候，我才知道了先生作此画的寓意何在。当然，我还记得，我的母亲用麦秸秆儿编的十分漂亮精致的凤凰、啄木鸟和蝈蝈笼子回赠了先生，以表谢忱。这是我所受到的最早的美术教育，同时也使我懂得了艺术家在人们心中所受的尊重，因为，我的家乡实在是太尊重文化了，尽管他们的生活过得很艰难。这在我幼小的心田里，播下了艺术的种子。杨先生和我的父母，包括我本人也都期许着这种子有一天会生长，会发芽。

我上中学了。我的同班同学彩燕，恰恰是先生的小女儿。我一直期待着先生的教诲。但命运阴差阳错，却未能使我如愿。及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我已